

# 全球化与“趋同论”辨析

叶启绩

—

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是当代人类经济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一种整体化过程和趋势。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趋同论”是当今世界上两种基本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激烈较量在思想领域中出现的一种理论。西方某些学者混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终将融合为一种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制度。

对全球化与“趋同论”的辨析,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认清它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避免以全球化为幌子贩卖“趋同论”和为防止“趋同”而隔绝于全球化进程的做法,从而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全球化的发展历史,是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227页)。因此,全球化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化和殖民化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化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殖民体系的建立,进入迅速发展阶段。20世纪中期以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到20世纪末,全球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化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在客观上使几乎整个人类不断地克服与跨越空间、制度、文化等障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在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它的强势地位,极力推进全球化进程。正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认为的,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世界就只有一个体系运转,其他形式的政治体制都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这个体系

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遵守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

“趋同论”是世界出现社会主义制度后产生并发展的。1917年,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苏联确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使资本主义西方感到极大威胁。到20世纪50年代末,面对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及其内蕴的巨大潜力,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并试图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糅入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建立一种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制度。理论上说,“趋同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地球上的并存竞争、相互借鉴这种历史现实的歪曲反映。“趋同论”者要么是赤裸裸地认为未来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要么是虽然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优点,社会主义制度还会发展,但又认为这些优点与发展并不等于强势,所以社会主义制度迟早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势的压力下被削弱,最终灭亡。

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谋求发展就必然与资本主义国家“趋同”,是不正确的;同样,以防止“趋同”为由而隔绝于全球化进程也是不正确的。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伴随着人类未来发展的全过程。从本质上说,全球化进程是由世界社会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当代全球化进程的原动力是新科技革命,直接的推动力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了社会各领域、多层面的全球化。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发展,都不能背离这个趋势。“趋同论”作为西方的一种社会理论或思潮,固然有其产生的经济根源,并非偶然,但与全球化不同,它不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历史必然性的反映,而是对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相似的某些特点及其相互借鉴部分的歪曲反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社

会制度,尽管有其相互借鉴的一面,但从社会历史大趋势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当资本主义力量强大、社会主义力量弱小时,资产阶级很少或根本不讲“趋同论”。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能够抗衡、社会主义影响扩大之时,“趋同论”便喧嚣起来。显然,这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理论,它的历史命运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从另一方面讲,它同时也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种理论反映在实践中,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即通过“和平”而不是“战争”,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多领域向社会主义国家渗透,最终达到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一做法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取得了成功。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毫不掩饰地讲:“所谓趋同论的主要之点实质上不在于它倡导什么趋同,而在于它能把敌对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吸收掉,融化掉。”(参见辛向阳:《“趋同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这真可谓一语破的。对中国来说,只要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趋同”就只会是一种梦呓。

### 三

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趋同论”的影响将长期存在,通过对全球化和“趋同论”的辨析,我们能得到很多启示,从而确立相应的对策。

全球化浪潮虽然使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优势,但是这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全球化使世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少数人手中,贫富的分化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这就使社会阶级矛盾也更加具有国际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不但在一国范围内将资本关系的社会化进程推向极限,也使资本的国际化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深层次上加速展开,因此,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丛生,资源浪费、生态失衡等全球问题加剧,影响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片面追求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本性所导致,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狭隘性的充分暴露。

社会主义国家从其出现之时起,就成为推动全球化

进程的重要力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化进程的一元化格局,有助于全球化进程中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因此,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放在全球化进程中加以理解。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目前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处于劣势地位,特别在经济发展方面,实际上要参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定规则的“游戏”。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自己,要在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作用,又必须投身于这个进程中,在其中学习、吸纳、积累、改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借鉴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经验,吸收各方面的人类文明成果,努力发展生产力,缩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过程,并不是“趋同”的过程,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是为了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所以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实际上是与全球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将有助于在全球化进程中建立起更加平等的参与关系。人类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认识到,只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今后全球所面临的问题。当然,达到这一阶段还有一个漫长过程,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还能容纳它的全部生产力。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2卷,第33页)同时我们又要坚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两个“绝不会”和两个“必然”都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真理,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将证明这一切。

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反对“趋同论”。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艰难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力量均衡的状况也必定出现,这决定了“趋同论”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会不断地变化形式,因此我们对“趋同论”的斗争将持续下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趋同论”的危害,在全球化进程中谋求自己的发展,认清形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刘桂珍